

中国现代影视小说

不沉的湖



谢芳著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不沉的湖

中国现代影视小说

谢芳著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不沉的湖/谢芳著. —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6

ISBN 7-5302-0463-7

I. 不… I. 谢…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N.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6)第 15095 号

不 沉 的 湖

BU CHEN DE HU

谢 芳 著

*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

(北京北三环中路 6 号)

邮政编码: 100011

北 京 出 版 社 总 发 行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经销

北京朝阳北苑印刷厂印刷

*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8.125 印张 188000 字

1997 年 2 月第 1 版 1997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5000

ISBN 7-5302-0463-7

I·469 定价:12.00 元



作者照片

《舞台姐妹》剧照

谢芳在《早春二月》中饰陶岚





1959 年《青春之歌》中的林道静



话剧《日出》中饰陈白露

《第二次握手》剧照



作者简介

谢芳,女,北京电影制片厂国家一级演员。湖南益阳人,1935年11月生于湖北汉阳乡。曾在《青春之歌》、《早春二月》、《舞台姐妹》、《泪痕》、《第二次握手》、《李清照》等故事影片中担任女主角。在纪念世界电影100周年、中国电影90周年的评奖活动中获中国电影世纪奖。《不沉的湖》是其继个人回忆录《银幕内外》(1986年出版)之后创作的第一部影视小说。

内 容 简 介

本书系著名电影演员谢芳撰写的第一部影视小说。作品通过一位单身女教授的情感经历，展示了这位女知识分子的美好心灵。小说围绕她与弟弟、妹妹的生活，铺陈了一系列扣人心弦的故事。先是妹妹盲目信任领导，妹夫愤然自杀；尔后，女教授又收养了一个被继父强暴并生下一个私生子的女学生。不曾想这个女孩又与她弟弟相爱，成了她弟妹。她默默承担着生活的重荷。

后来，女教授到大西洋彼岸教书，在这里她第一次尝到了爱情的滋味，刚坠入情网便发现她所爱的是弟妹的生父，使她自己左右为难……作品讴歌了人性的美好，曲折地反映了人们今天与昨天的生活，故事生动感人。



当她将惠民和砚萍送进了机场的国际通道之后，伴随着冷清，心中却有一丝异样的轻松与宁静。虽然她知道此刻惠民与砚萍仍和她同在一个机场内，但在他们进入机舱之前（不论多长时间）是不能再见面的了，于是她面带着微笑独自走出机场大门。

回家的道路是漫长的，加上是夜晚，机场路上各式轿车一辆接一辆，车灯交相辉映，远远望去，恰似一条环绕地球的银色项链。这些天来，为了给惠民和砚萍准备行装，既要简练，又要齐备，无数次的反覆，无数种的方案，简直把她累得疲惫不堪，她竟睡着了。好在司机小赵是熟识她家的，当她乘坐的车子缓缓停在一排深色的铁栏杆外面时，被突如其来的静止而惊醒的她环顾了一下四周：“怎么？这么快就到了吗？”她不好意思地笑了一笑，然后千谢万谢地走下了车，等到小赵将车头调过方向飞驰而去之后，才缓缓转过身来轻盈地向着宿舍走去。借着街灯，让我们来介绍一下这本小说的女主人公吧。她姓陈，名惠怡，是北方大学文学系的副教授。偏高偏瘦的身材，中长的卷发，五官端庄、清秀。北方的9月，已有凉意，

陈惠怡穿一件浅色风衣，一双软底平跟鞋，不慌不忙，上到单元的二层楼，掏出钥匙准备开门。

“是才下课吗？”住在楼上的楚兰芝恰好下楼，与惠怡在楼道里相遇。

“没有，我刚从机场回来，惠民他们不是去了台湾吗？”惠怡高兴地回答。

“是吗？我还真不知道，他们是去定居还是……”

“砚萍是去拍一部电影，惠民去他姑妈那里看看再说。”

“这一下你可清静了。唉！这么多年，你也真不容易！”

“进屋坐坐吗？”惠怡已把房门打开。

“不坐了，你好好休息几天，有时间咱们好好聊聊。”楚兰芝不知为何发出了一丝苦笑。

放下手中的东西，第一件事就是将房门关紧锁好，紧接着洗手，洗脸，扎起卷发，换上拖鞋，泡上清茶，打开电视，然后坐在床边的沙发上边看电视边发愣。

三弟惠民和妻子砚萍去了台湾，总算继二妹惠然之后了却了惠怡最后的一桩心事。她感觉很累，也很安详。望着空旷的四周，她感到一种从未有过的宁静。可就在不久之前，这两室一厅的小单元里还拥挤着大人和小孩、男人和女人，多么不幸的大人和小孩、男人和女人啊！如今他们都走了，走得个一干二净。陈惠怡此刻的心情就如同长跑运动员到达终点一样，她似乎完全忘记了那竞跑过程中种种的艰辛磨难，她也丝毫不愿回顾那段刚刚还存在的痛苦历程。她如今只想坐在那里，什么也不做，什么也不想，充分享受这梦境般的静谧。陈惠怡感到有些饿了，便放下茶杯起身走进厨房，烧了半壶水，打算冲碗方便面充饥。这时，清脆的电话铃声响了，大约是因为房间里只有她一个人的缘故，听到铃声，她竟吓了一跳。

“喂！惠怡吗？”电话里传来了急促而又热烈的女高音。

“砚萍她走了吗？走了！惠民去了吗？也去了！怎么样？还顺利吧？唉呀！这两天太忙了，也没去送送他们。谢我？我有什么好谢的？哎，你现在在做什么呢？睡觉？这么早就睡呀？太累了？我知道你累，哎，你现在过来一下好吗？当然有事啊！有非常非常重要的事！哈哈！什么叫瞎扯呀？我马上派车去接你，接你也不来呀？真拿你没办法，哎，明天学校里开联欢会你去吗？那好，那我们明天见！……”

打电话者是陈惠怡的好友，本市华利酒店的总经理刘华利女士，此时她正坐在自己舒适的办公室里。刘华利比惠怡要矮一些，也稍胖一些，圆圆的脸，薄薄的嘴，快人快语。惠怡最喜欢和华利在一起，因为每当此时，惠怡只要微笑地看着华利就行了，一切事自不必操心，不必多嘴。就拿刚才的电话来说，惠怡深知华利的脾性，既然插不上嘴，简明扼要地表示一下“是”或者“否”就可以了，至于其它诸如何问话、答话、对话甚至包括标点符号之类的东西全由华利一个人包了。

“什么重要的事，还不是老一套，一是要我出任华利大厦名誉董事长，其二便是见我至今孤身一人，非要给我找个讨厌的老头儿不可。”打完电话后，陈惠怡一边吃着方便面一边这样想着。

出任董事长的事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在刘华利最困难的时候，是陈惠怡将“文革”后归还给陈家的房屋借给了华利，使她从开冷饭店发展成酒家，如今还要与外商合资建成综合性服务大厦，从而使华利免遭人生厄运。至于谈到惠怡以其颇具魅力的外表和气质却为何至今仍然是单身一人这件事，话可就长了。也许是因为朋友的热诚给这冷清的小屋增添了些许生气的缘故，本打算洗个澡便蒙头大睡一场的惠怡，这时竟一丝睡意

也没有，思绪就像一只断了线的风筝一样，飘忽不定地四处游荡起来。

人生在世，只要是真正印象深刻的事是永远不会忘记的，永远如同昨天发生的事一样。

1968年，一个秋雨濛濛的傍晚，刚刚大学毕业便被留校任教的陈惠怡，独自一人走在回家的林荫道上，泉涌般的泪水和着细细的雨丝，在她清秀的脸上无声地流淌着。她是到外语学院来取父亲遗物的：一个糊纸口袋的工具包、一把剪刀、一只钢笔，还有一副破碎了的花镜。陈惠怡泪眼模糊地回首望着父亲工作和劳动过的地方，心中又是一阵紧缩。

1958年，陈惠怡的母亲因病去世，年仅13岁的她便挑起了管理家务的重担，惠怡以她惊人的智慧和毅力，协助文弱善良的父亲带大了分别比她小上8岁、9岁的二妹陈惠然和三弟陈惠民。如今，同他们相依为命的父亲也离开了人世，这怎不令她忧心如焚呢？惠怡无力地往家中走去，现在的这个家在她看来，只是个孤单凄凉的黑洞。父亲的去世是大前天学校打电话通知她的。那天上午9点多钟，惠怡正在农场参加教改会议，忽然有人进来叫了一声：“陈惠怡电话！”

“惠怡，你的电话！”坐在陈惠怡身边的刘华利首先注意到了并低声催促道。

“大概是惠然和惠民大串联回来了吧？”陈惠怡一面想一面收起纸笔向会场外面走去。

“喂！是陈助教吗？我是小宋！你父亲住院了，你最好请假回来一趟！”北方大学校长办公室的秘书宋云娟十分不安地说道。

但凡上了些年纪的人，一旦和医院这两个字连在一起，便

常常会给人带来一种不祥之兆，陈惠怡的心不由得扑扑地乱跳起来。

“我爸的病……不要紧吧？”陈惠怡十分担心地问道。

“反正情况不是太好，你快请假回来吧！”一听此话，惠怡的眼泪刷地一下夺眶而出。

回到会场，刘华利一直用眼睛盯着惠怡，“什么事？”她轻声问道，惠怡却没有回答，只见她走到教改组副组长周志文的身边低声说了些什么；然后便和跟随在身后的刘华利一起躬身走出会场。

“什么事？谁来的电话？”刘华利见陈惠怡的脸色不好，十分着急地问道。

“我爸住院了，要我马上回去一趟！……”

眼看着陈惠怡就要大哭起来的样子，刘华利二话没说，扭头便找周志文请假去了。照理说，“文化大革命”中，各种约束很多，别人家中有事你请个什么假？但由于志文和惠怡是从小一起长大的好朋友，知道华利和惠怡从学生时代起就如同双胞胎一样，有惠怡就有华利，加上志文本来就想给惠怡找个伴儿一同回家，便做主同意了。

从兴华农场回城要坐一个多小时的汽车，为了防备当天回不来，陈惠怡回宿舍拿了几件日常要用的东西。此时，刘华利却跑到农场收发室又给北方大学办公室打了个电话。当惠怡从宿舍出来时，只见华利正在跟农场的卡车司机老李说话，她急忙跑向惠怡说：“李师傅答应带我们一段路！”接着又说，“你这个样子可不行，卡车走起来风大，我去抱两件军大衣来！”华利就像一位叱咤风云的大将一样，无比激动地来回奔跑着，待到两人上了车，又非要惠怡穿上军大衣不可，并用另一件大衣包着她的腿。“你有关节炎，别冻着！”华利紧紧抱着惠怡，

显出格外地关心。这时，李师傅从驾驶室里探出头来问了一句：“上哪家医院？”“和平，和平医院！……”华利说完后，不知为什么竟抱住惠怡大声地哭了起来。

这时，在和平医院急诊部门前的通道里，停放着一张行军床，上面躺着一个人，只见他态度安详，身躯还没有完全冷却。他有着和惠怡同样修长的身材和俊美的脸庞，他就是陈惠怡的父亲，北方外国语学院的陈悦灵教授。陈教授年岁并不大，但因中年丧妻，“反右”中又遭不幸，如今已是满头银发。他是当天清晨去学院参加劳动时倒在地上被人送往医院的，因中枢神经深部出血，在抬往医院的途中已停止了呼吸，医院便设法通知了他的女儿。

兴华农场的卡车开到和平医院门前尚未停稳，陈惠怡便急忙跳下车来，但此刻的刘华利却不知为什么并不着忙，她一会儿要惠怡把军大衣脱下来，一会儿又说要把军大衣托李师傅带回农场去，当惠怡心急如焚地向医院的住院处跑去时，华利却突然一把拉住惠怡的手说：“你爸爸他不在住院处！……”

“怎么？”陈惠怡惊愕地望着刘华利。

“你爸爸他没有住院……你爸爸他！……”刘华利禁不住大声地哭了起来，一边哭一边说，“我给学校打电话了，小宋说，你爸爸还没送到医院就不行了！……”华利哭得比死了自己的亲爹还要伤心，她拉住已经失去知觉的陈惠怡疯狂地向急诊室跑去，边跑边喊道，“陈教授啊！您的女儿看您来了！”待见到那张行军床，更禁不住先扑了过去，她一面紧紧搂着惠怡，一面伤心地对死者哭道：“陈老师啊！陈老师！您不该这么早就走啊！您走了，留下惠怡带着她的两个弟弟妹妹怎么办哪？惠怡从小没有了母亲，如今老师您也走了，惠怡的命怎么这么苦啊！……”华利越哭越伤心，索性蹲在地上嚎啕大哭

起来！哭啊！哭啊！也不知道哭了有多久！此时，令人奇怪的却是面对着此情此景，作为死者的女儿陈惠怡，却显得异乎寻常的冷静，只见她逐渐从呆若木鸡的状态中清醒过来，慢慢地整理着父亲的头发和衣襟，好像父亲并没有发生什么意外，只不过是睡着了一会儿就会醒过来一样。陈惠怡又好像在想什么心事，可怎么也想不起来，最后她想起父亲因为最近胃口不好，有好几天没怎么吃东西了。她急忙去找热水瓶，她像变戏法一样，一伸手热水瓶就到了手中，而且还是沉甸甸的。惠怡非常高兴，她想给父亲冲碗藕粉喝，可当她找到藕粉正想往碗里倒水时，热水瓶里却一滴水也没有了。她想起了好友刘华利，可如今华利也不见了，惠怡的面前一片漆黑。“父亲吃不到藕粉会死的，可怜的爸爸为我们姊妹三人操劳了一辈子，我难道这点事也不能为他做吗？”惠怡急得哭了起来，她拼命要走出这个黑洞去找华利，可她的双腿却像被什么东西捆住了一样；想走走不动，想喊喊不出，正在这时，她仿佛听到了一阵铃声，起先她以为自己是在教室里上课，后来才听清了是自己家中的电话铃声在响。“我这是在哪儿呀？”惠怡倏然睁开双眼，望着墙上那浅色小花布的窗帘，模糊中才想起来惠民和砚萍已于昨天去了台湾，现在是睡在自己家里的床上。原来是昨晚惠怡在回忆往事时，不知不觉地睡着了，前半截思路尚为清晰，待人得梦境，逻辑便紊乱起来。惠怡急忙看了一眼墙上的挂钟，已是上午10点多钟了，她想起今天像是有什么事情要办，便急忙接过电话，对方又传来了那没有愁烦的声音：“喂！我说老兄！从来不迟到的你今天是怎么啦？嗯？睡过了？至于那么累吗？还来什么呀？会都快开完了！你别来了！一会儿我上你那儿去！什么时候去呀？你说吧！吃午饭？你有什么好吃的？速冻饺子？哈哈！行！你不用忙，主要是谈点事情，有

方便面就行！是吗？要好好地招待我一下？好嘞！一会儿见！”这无疑又是刘华利打来的电话，她们本来是约好要去参加学校为国庆节举行的联欢会的，陈教授却生平第一次误了会期。

放下电话，陈惠怡又想起了刚才做的那个梦。自从她一生中最不幸的那一天发生之后，就时常做着那个同样的梦，她甚至会在梦中想道：瞧！我又做起这个梦来了。然而，梦却依然陪伴着她，照例是她的父亲并没有死，通过自己的种种努力，父亲又起死回生了等等。

然而令人十分遗憾的是陈惠怡的父亲陈悦灵教授的确是在25年前就过早地离开了人世，而且，为了免遭父亲所在单位对右派分子死后或许还要展开的批判，陈惠怡没有等到通知（实际上也无法通知）正在外面参加大串联的弟妹们回来，便为父亲举行了火葬。可怜的惠怡又怎么会想得到，失去父亲那钻心悲痛的最高峰却正是在这件事情上面，而且还将成为她终生的遗憾与内疚呢？那天，当惠怡眼看着父亲的遗体即将被送进那高大的焚尸炉，当她想起惠然和惠民再也看不见亲爱的爸爸了的时候，她再也忍不住了，她突然发疯一般扑向那正在被抬走的父亲，并且高声哭道：“爸爸！您别走！您别走啊！爸爸！……惠然和惠民在外面大串联，我不知道他们在哪儿，没法儿通知他们，爸爸！要是他们回来再也见不到爸爸了，他们不会饶了我的啊！爸爸！您别走，您别走啊！爸爸！……”惠怡死死地抱住即将永别了的父亲，若不是华利等人强行拉开，她真恨不得与她今生今世至关紧要的亲人一块儿离开这个人世。

父亲去世后的五味人生，陈惠怡更是记忆犹新，她常想寻找机会将这一切用文字记载下来，但是现在不行。刚才在电话中，刘华利答应到家中吃午饭，顺便谈一些她认为十分重要的